



王光美与刘少奇

许久没有露面,听说王光美身体欠安。1991年7月7日,我出差北京时,正值她从外地回京,便去拜访她。

她与中国共产党同龄,那年七十大寿,看上去仍非常敏捷,步态轻盈。时值盛夏,她理着短发。虽然白发不少,但她不染发。她爽快、直率,谈笑风生,心态依然年轻。

她拿出一本英文版精装书 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 (即《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扉页上有作者题签。那是作者——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送给她的,征求她的意见。书上夹着许多回形针,那是她的阅读记号。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琦,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内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8年5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1938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1936年11月16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婿之中,有了两位中共党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1945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经王光杰、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1982年4月至1987年3月任卫生部副部长)。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邓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1946年8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王光美赴延安。

1948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

-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诺两子一女;
- 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
- 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允真一子一女;
- 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便离婚;
- 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文化大革命”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不像江青那样倔强,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担任刘少奇秘书。

作者:叶永烈 摘自《出没风波里》

成功光环背后的袁隆平

第一个告诉世界秘密的人

这已经是1964年夏天了。实际上,自从1961年断定自己发现天然杂交稻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天然雄性不育水稻的存在。然而这种搜寻工作毕竟有如大海捞针。

因而,连深知他脾性的妻子邓哲都忍不住明知故问:“你这样长年累月地大海捞针,难道就不感到厌烦吗?”

“我怎么能厌烦呢?这是我的天职呀!我都向你承诺了‘面包会有的’,我还向许多人吹了牛皮,说要消灭饥荒呢。再说,这还是一项从来没人做过的工作哩,你不知道它是多么的神秘、多么的新奇、多么的勾魂魄!你可以预感到,只要能深入不懈地追究下去,你就可能成为一名第一个告诉世界一个秘密的人。如果能有幸当上这么一名成功者,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袁隆平充满诗意地道出自己的心声。

“哎呀,叫你这么一说,连我的魂都被你勾了。干脆,我现在就下田跟你学吧。”邓哲赤脚踩进泥田,来到袁隆平的身边。

“也行。你有这份雅兴我也很乐意。”袁隆平把放大镜交到妻子的手里,然后手把手地教她:“你看,这水稻有100多朵颖花。这些颖花就是未来的谷壳。人都是女的打扮漂亮,但这稻花的雌蕊很小又难看;而雄蕊却壮观漂亮,蕊上布满花粉。现在,我已经摸清了,凡是这种丰满漂亮的雄蕊,都是正常可育的。而我们要特别留心寻找的,就是那些雌蕊不正常的稻株。中午是水稻开花最盛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寻找的最佳时机。”

十天过去了,火辣辣的日头晒得土路上滴水冒烟。邓哲脸上已经晒脱了一层皮,小腿肚被稻叶划出一道道血痕,被禾田里的毒水一泡,皮肤上便生出了许多红疹子,又痛又痒。一开始,她还感到很新奇,但一连被袁隆平否定几回她的“惊人发现”后,她就感到这工作太单调乏味了。但看着丈夫那兴致勃勃、永不疲倦的样子,她坚持陪着他挺了下来。然而,到了第七天,刚下田作业一个多小时,她就感到眩晕作呕。袁隆平回首一惊,急忙一把将脸色煞白的妻子架住,他明白妻子这是中暑虚脱。他自己已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了。他首先让妻子躺在树下,然后为她紧急掐人中鼻梁。

邓哲回过气来,看着丈夫那歉疚的目光,想起自己还才干了七天,就几乎全身散了架,而丈夫却常年累月地光着个脑袋日晒雨淋,中了暑也只有自个儿挣扎到树阴里来。“我们回家吧,隆平。我们都别这样干了,我真害怕你会死在一个梦的引诱下……”

袁隆平也不由得心酸了。但是,人类没有梦想吗?他摇了摇头说:“不,亲爱的,我不会累死。我们刚刚起步呢,怎么能畏缩不前?收获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我的信条是:成功=知识+汗水+灵感+机遇。知识和灵感我们已经有了,现在就差汗水和机遇。但是机遇只宠惠有心人,所以必须得多流汗。”

这一回,他还不到半小时就重又回到了树阴下,笑吟吟地对已然坐起的爱妻神秘地说:“你看,这是一些多么奇异的雄蕊呀,他们一个个瘦弱寡白,花药不开裂,震动不散粉,这样的雄蕊,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能生育的。”

袁隆平高兴得眉飞色舞,对妻子说,“快,快拿笔记上,这是今年的第16个野勘日,勘察到的第6400穗稻穗,终于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25分。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实验田。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现了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

1965年,袁隆平和爱妻一道,通过

对8500多穗、加上去年总计达14000多穗扬花期稻穗的仔细观察,新找到了5株、加去年总共6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经测算,他得出水稻天然雄性不育的发生概率为大约三千分之一。其不育情况可分为三种,即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花粉退化型。这是人类第一次得知水稻的这一生殖病态特性,也是世界植物学史上即将新添的又一项前无古人的科学记录。

“隆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袁隆平归纳出天然雄性不育水稻的三种类型的当天夜里,邓哲忽然神秘地笑着说:“你怕是要准备做爸爸了呢。”

“哈哈,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啊!”袁隆平兴奋地说。

“米菩萨”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塔水村农民曹宏球出生于1960年。他是同时代农民中比较有文化而思想又开放的佼佼者。他种出的杂交水稻年年亩产超吨粮。之后,他又把田地交给妻子耕种,自己养蜂并大获成功,成为科技致富的典型人物。

1995年春节,曹宏球在自家新楼大门两边贴上了一副新春联,上联是“发家致富靠邓小平”,下联是“粮食丰收靠袁隆平”,横批是“盛世太平”。这副对联一经传出,便被各地新闻媒体广为引用。

但是,曹宏球的“大作”却使袁隆平感到颇为不安。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紧接着,那曹宏球就来信提出要用自己的私人积蓄为袁隆平塑一尊汉白玉石雕像。袁隆平婉言拒绝了。

1996年10月,曹宏球怀揣全家所有积蓄和袁隆平的照片,乘火车北上。雕成一尊汉白玉人像,起码得30万元。可他倾囊而出也只有5.8万元。可是,他不死心。他隐约记得文章中写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河北不就是燕赵之地吗?他直接找到厂长,一听说他是自费为袁隆平雕像,厂长豪爽地说:“行!袁隆平解决的是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我们也该跟着你凑上一个份子。这样吧,你交4.8万元,其余全由我们厂里出,就算表达我们对袁先生的一点心意吧。”

雕像中的袁隆平蹲于田埂,手捧稻穗,深情凝视。雕像高“一米又六”——取“有米有肉”之意。1997年2月,雕像运抵郴州。照曹宏球的想法,这尊雕像应该安顿在镇上的公园里,以便大众学习袁隆平的济世安民精神。但曹宏球的母亲一听却急红了眼,她坚决反对把“米菩萨”放在公园日晒雨淋;而且,镇上离家那么远,以后怎么能天天进香礼拜呢?曹宏球是孝子,拗不过母亲的意愿。

这尊动态立体侧身像,现在安置在堂屋上座,有点不伦不类。但曹宏球的母亲看着却连声叫好。

淡泊、朴素、贪玩——像稻米一样普通

进入古稀之年之后,仍然荣誉迭至,但袁隆平却始终认为,自己终究不过是一个像稻米一样普通的人。

的确,袁隆平的待遇高了,身价高了,名望高了,可以说比超级明星还更超级。但是,袁隆平的人没有变。77岁的老人了,他还要坚持下田实验。虽说现在有胶靴,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只需要他在田埂上观察指导。他坚信,纸上写不出粮食,电脑里敲不出稻谷,因



袁隆平

此他必须终生与风霜雷电、炎炎烈日结伴而行。

他总是尽可能谢绝记者的采访,推掉了许多荣誉兼职头衔。惟有本职工作和一个又一个新的目标,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创作了一首打油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自然探秘永无休。
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

他把这首诗抄写在宣纸上,装上镜框,在家里和办公室各挂一幅。

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甚至仍然保持了一份贪玩好动的童心。作为一院之长,他原本配有专车和司机,可是,他自己还是另买了一辆私家车小开,平常去试验田工作,他就自己开着私车去。有的人以为他这是廉洁奉公,其实,他虽然历来廉洁奉公,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主要还是“贪玩”。他爱好玩车,十六岁时在上海街头玩车那阵子的劲头至今仍旧不减。

他还在自家的院子里拉上排球网,划出了一个简易排球场,夫妇俩每天傍晚邀集研究所的老人们一起打排球。

游泳是他的至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有2000多职工,在最近几年举行的游泳比赛中,他连续三年获得冠军。因此,他总是得意地对朋友和记者说:“你们看我神气不?我有70多岁的年龄,5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心态,20多岁的肌肉弹性!”

2002年,他应邀到武汉市桥口区与中小学生对面对面交流。一个中学生说,他看到过一篇报道,说袁院士累倒在稻田里还不放弃研究,非常敬仰。他澄清说:“一定不要受到误导,累倒还工作不值得提倡。身体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从来没有在农田里累倒过。我在夏日的禾田里中暑,但到树阴里休息一阵子,自己吃点药就好了。这说明我身体过得硬。身体好了才能工作……”他的大实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节俭朴素,是他的习惯。2001年12月初,他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出席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理学博士学位的仪式,按惯例得穿西装结领带,平时穿着极随便的他,便和同行的人上街买领带。同伴都劝他买条“金利来”名牌领带,可是他还是到地摊上去买了一条16元多港币的领带。当时,袁隆平的三儿子和三媳妇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听说此事后特意买了条“金利来”领带。但第二天,他还是系上自己在地摊上买的那条。他常说,衣着行头不能提高人的身价,人的身价是由人的内质决定的。

近些年来,学术风气腐败的问题不断浮上台面,对此,袁先生评论说:“追名求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认为,还是把名利看得淡泊一点好。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心里反而很难受。”

他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喜欢做沧海一粟,一粒稻米。

当然,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他的业绩和风范,他的精神和品格,也一如稻米之于国计民生一样的珍贵和重要。

作者:庄志霞 来源:文汇报

刘少奇的五次婚姻经历